

内地新疆高中班纪事

YANGGUANG SAMAN
shangxue lu

阳光洒满上学路

丁燕 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

内地新疆高中班纪事

阳光洒满上学路

丁燕 著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阳光洒满上学路:内地新疆高中班纪事/丁燕著.
—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2008.12
ISBN 978-7-228-12240-0

I.阳… II.丁… III.报告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214300 号

出 版	新疆人民出版社
地 址	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
邮 编	830001
发 行	新疆人民出版社
电 话	0991-2825887
制 作	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	新疆一龙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1092 1/16
印 张	19.5
字 数	220 千字
版 次	2009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~10 000 册
定 价	40.00 元

努力把内地新疆班办好

新疆

教学楼
TEACHING BUILDING



文明之路

中华文明与欧、亚、非三大洲的古代文明很早就发生过接触，它们相互影响，相互交流，但这些古文明之间的交往路线一直都没有概括性的表述，直到1877年，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了“丝绸之路”这个概念。

丝绸之路，曾演绎和见证过中华民族之大变局。自西汉始，至宋代后，这条以长安为起点，经河西走廊、西域，到中亚、西亚，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，像条金丝带，串起了东西方文明。

2000年，亚洲中心，乌鲁木齐火车站，一千名来自天山南北偏远农牧民家庭的初中毕业生，将乘坐火车去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，进入到当地最好的中学，完成高中学业。他们是经过严格筛选的优秀学生，其高中期间学习生活费用全由国家承担。

丝绸之路曾创造出辉煌的中华古代文明，让新疆沉浸于浓郁的历史氛围之中，处处涌动着史诗般的激情。当大航海时代的波涛猛烈奏响时，丝绸之路渐渐沉沦了下去，整个新疆，也被带进了凝重的苍凉之中。

从“百日维新”到改革开放，中国人民一直在拯救与沉沦、生存与死亡、停滞与发展、革新与守旧的冲突中煎熬着、抗争着、探寻着。新疆，这个曾贯穿起东西方文明的桥梁，这个早已沐浴过文明曙光的博大之地，也焕发出新的生机。

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，人才是经济、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。新疆同内地沿海地区相比，经济、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，其关键因素是缺乏高素质人才。要加快新疆发展，只有从培养人才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入手。由于多方面原因，新疆的基础教育质量偏低，尤其是少数民族教育。

当历史的车轮驶向21世纪之际,党中央、国务院作出了开办内地新疆高中班的重大战略决策,这是国家实施“西部大开发”战略的重要举措,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快人才队伍建设,培养德才兼备、民汉兼通的少数民族人才。

当这项用智慧、勇气和担当挣脱束缚、打破樊篱的举措最终得到实施时,深受新疆各族人民欢迎。自2000年开办以来,内地新疆高中班招生规模逐步扩大,就学人数不断增加。

十年磨一剑。十年内高班办学历程,浓缩了十年新疆、中国、世界之变革。这一条洒满阳光的上学路,又暗暗应和了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声。这是一代又一代追求文明的力量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薪火相传。当这条非同凡响的学子之路、前无古人的希望之路、挑战和超越的科学之路出现时,携带着伟大的复兴理想和历史使命!

莘莘学子,在经历了文化碰撞、知识更新、品格锻造、融合开放后,最终成长为堂堂男儿、飒爽巾帼,这些星星之火,点燃着与之相关的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个村庄、每一个乡镇、每一个县城、每一个地区,改变着这些地方的现在和未来。那些看似细微的变化,汇聚起来,释放出了巨大能量。如今,他们已融入时代之潮流,正开启宏阔壮观的中国新时代!

目录

序篇:文明之路 02

第一部:从塔克拉玛干南缘出发 01

沙漠的女儿——肉孜尼莎 03

玉生光——木克热木 31

男人是这样“炼”成的——艾则孜 47

谁动了我的作业本——马岑玲 65

大海,你听见了吗——木塔力甫 85

第二部:走出中亚腹地 99

水世界——阿依吉玛丽 101

三代人的哈尔滨情缘——克依木江 123

老天爷的宠儿是诗人——伊木然 145

怕出来的第一名——热孜碗姑 165

读好书,做好人——库尔班尼莎 183

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——古力皮亚 197

刀郎人之后——西日艾力 209

第三部:穿越伊犁河谷 225

兄妹俩留下的《足迹》——舒格拉 227

师生两重奏——阿拉法特 245

隐形的翅膀——巴哈尔古丽 259

高考让我飞得更高——胡得江 271

五种语言的生日歌——江娥尔汗 287

后记:我有幸倾听了你的诉说 301

第一部

从塔克拉玛干南缘出发

巨大的塔克拉玛干,无边无际的灰黄,无声无息地枯干。时间仿佛凝固,方向皆已涣散,曾经辉煌一时的楼兰城、尼雅城,仿佛从未出现。过去的文明,只隐约闪现在古老的民歌中。巨大的河床,用残骸诉说着过去曾拥有过的绿色。

沙漠吸纳了太多的血、汗、泪,每一颗沙粒都那么相仿,沙粒和沙粒之间,还留着呼吸用的空隙。当数以亿万计的沙粒汇聚于此,组合成一个阔大子宫时,在上下几千年的时间里,输送了一个又一个民族远去。如今,它流尽了血,枯缩了,干瘪了,只剩下一片苍茫的寂静。

壮美的西部文明就要从人们手中的这一捧黄沙中流走吗?

从高空俯瞰,沙漠并非一望无际的沙丘,在有些地方,沙丘止步于一座凸起的山脉脚下。那些县城,就出现在沙漠边缘。在那里,好像沙漠的力气已用尽,有人就拿

起一把大扫帚用力扫出块院子大小的平地，建起积木般的房屋。公路像一条动脉，而河流就像是呼吸。如果风再大一点，沙尘再多一点，那个小小的县城顷刻就会被吞进沙漠的肚腹之中。

和田，就是这么一块平坦之地。虽然沙漠的威胁无处不在，但一条渠笔直地出现了——看到它，仿佛看到了人类延展的手臂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因着沙的严酷，更加勤勉，更加自律，更懂得乐天知命，顺应和谐。

他们要花一天、两天、三天或更多的时间，坐毛驴车、三轮车、小四轮拖拉机、夜班车，才能穿过漫漫黄沙滚滚风尘，来到乌鲁木齐，穿过河西走廊，进入中国的中心地带。

上学的路到底有多远？

只有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孩子最知道。

沙漠的女儿——肉孜尼莎

肉孜尼莎出生在和田地区洛浦县杭桂乡霍热孜托格拉克村,毕业于霍热孜托格拉克村小学、杭桂乡二中,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潞河中学。父亲吐尔逊·托合提,63岁;母亲吐合撒依夫,60岁。父母、姐姐、哥哥皆为农民。家中有12亩地,种麦子、棉花、玉米,有30只羊,年人均收入800元,属贫困户,国家每年补助800元。



A black fountain pen with silver-colored accents lies diagonally across a piece of white paper. The paper is slightly crumpled and has some faint, illegible markings on it. The background is a solid, light green color.

坚强让肉孜尼莎从遥远的和田乡村走了出来，一路上，她遭遇到了贫穷、死亡、误解、语言等多种障碍，最终，她克服了这一切，成为校园中那个勤学好问、热情活泼的女生。

成长 故事

沙漠深处有人家

遥远的村庄

故事发生在遥远的小村庄。

小村庄是构成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许多绿洲中的一个。村庄虽然小，看中它的却不乏其人。很早以前，有人就在褡裢里装上干馕，越过沙地找到这里，把它变成自己的家。

霍热孜托格拉克乡，是和田地区洛浦县杭桂乡最偏远的村。

村里人用黄泥土块盖起屋子，用红柳枝条围起院墙，在地里种上玉米、棉花和小麦，养上几头羊和毛驴，生活也还过得去。但是，如果趴在地上细看，那些长出庄稼的田地，其实是些沙子堆。或者说，沙子太多了，几乎湮没了底下的泥土。

这些沙子不停地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嘴中喷出，狂热的风又将它们卷到半空，再像给一盘薄皮包子撒胡椒面一样，均匀地撒遍了整个村庄的角角落落，让这里处处都留下沙粒的印痕。

风化了了的墙壁上，粘附着的沙子已经发硬；散落在路边的半截子胡杨木上，裹满了沙土；行走的人们，衣服的皱褶和头发的空隙里，藏满了发焦的沙粒；鼻孔中、茶碗里、抓饭中、窗台上，沙尘无处不在。人们习惯了早起清扫枕头上和院落里的细沙，到了晚上，又枕着沙土入眠。

外面的世界也许很好，可这里，除了沙子多一点，也不错。

出生在霍热孜托格拉克乡的孩子们天生就懂事——父母坚韧不拔、辛勤劳作的身影就是无言的感召——他们从小就会劳动，是好帮手。

肉孜尼莎是这些孩子中普通的一个。

她家里养了一头毛驴和三十来只羊。毛驴可套车，拉粮食、草料，羊肉可变成学费、盐和酱油。牛、马太金贵，她家养不起。可养羊比起种地来，一点都不轻松。羊“咩咩”叫唤着要吃草，少一口都不行，放羊，成了这个家最重要的事，需要单独

分出一个人来干。

五岁时，尼莎已开始放羊。她坐在田埂边一动不动，用眼睛盯着每一只，防止它们走丢、吃庄稼、打架。

一年年过去了，羊群里添了十几只小羊。门口的草啃光了，尼莎就赶着羊群从狭长的沙漠地带翻过去，到另一片夹在沙堆中的绿草滩去。在沙海中赶羊，不容易。小姑娘的半截子腿埋进沙堆，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拔出来，可羊群却四散着逃开，急得她左右吆喝，才慢慢走出沙堆。

日子久了，女孩和头羊成了朋友，知道它老了，不喜欢吃硬草，就赶着羊群去刚收割完的玉米地，那里的草软得像棉花。头羊吃着吃着，就“咩咩”叫两声。羊群听到了，也都“咩咩”叫了起来。

再长大一点，尼莎就跟着父母下地了。家中12亩地，种了小麦、棉花和玉米。小麦磨面粉，玉米秆喂牲口，棉花卖些钱补贴家用。棉花最让人喜欢，也最难侍候。不过，常年在地里干活的父母，早已熟悉了那套种棉经。春天铺地膜，经过几遍施肥、掐顶尖、打花杈，到了8月，棉桃陆续绽放。

这一段时间，全家人都提心吊胆，害怕天上下土。可是，沙尘暴还是不期而至。肆虐的狂风呼啸过后，从昏黄的天空中坠落而下的土，如雨点般噼啪而至，很

| 这就是肉孜尼莎的羊群



快就覆盖了整个世界，让一切都染上了土腥味。

沙尘过后，妈妈和尼莎赶到田里，去给棉花叶子扫土。尼莎拿着细高粱秆编成的小扫帚，轻轻地将棉花叶片上厚实的沙土扫去，像护士侍候娇嫩的婴儿。土可真不是好东西，落在衣服上鞋子上，让人脏一下也就罢了，可它居然还要落在叶子上。可怜的小叶子，如果不能从太阳那里吸收养分，就长不大，结不了桃，摘不下花，卖不了钱啊。

终于等到拾花的时刻。全家老少齐上阵，每个人都手脚不停地忙碌着。棉花长得矮，长时间站着摘，腰太累，尼莎干脆就蹲着、跪着，甚至趴着。无论身体如何变换，两只手都不停歇，任尖利的棉桃壳在指上划出道道血痕。眼睛看棉花久了，又酸又涩，闭上眼后还是一片白色。

尼莎要将棉花整个摘下来，不能带一点枯叶。可在棉果开裂的根处，总有几片枯叶非常脆，一碰就碎，紧贴在棉团上，尼莎总是很有耐心地将这些碎叶也摘干净。

赶上阴雨天，须把棉桃一块拽回家，小山一样堆在屋里。全家人整夜不睡觉，赶着把棉花从壳子里剥出来。累了，就靠在墙角闭上眼睛打个盹。

小村里最著名的人

从这个村坐毛驴车到杭桂乡，需要三个小时。村里很多人认为最远的地方，就是洛浦县。只有很少的人到达过和田，说那是个很远的大都市，每天都有巴扎（“巴扎”，维吾尔语，集市的意思），很容易就能吃上烤包子。这让全村人大为吃惊——怎么可能天天都有巴扎！

可小尼莎，不仅到达了洛浦县、和田市、乌鲁木齐，还穿越过华北平原，到了北京！

肉孜尼莎寄来的照片，千真万确地证明了这件事情。那穿着校服的小尼莎，正是霍热孜托格拉克乡人看着长大的尼莎！照片上，女孩羞怯的微笑和身后紫红色的城楼融为一体，那个城楼，就是天安门！这张照片，比起尼莎当年考上北京潞河中学的录取通知书，更令村人亢奋。

如果没有学校，尼莎会成为小村里最出色的拾花工、牧羊女；有人会早早上门提亲，以娶上这样的儿媳妇为荣。当尼莎考上内地新疆高中班，到北京读书后，她成了小村有史以来最著名的人！

这个小村也因尼莎而苏醒，仿佛此前，它一直都在昏睡。

当晚,这个地图上小得像针眼一样的村庄弥漫着一股奇怪的情绪,村民都失眠了。人们怎么都睡不着,第一次感觉北京离自己很近,一伸手,就摸到了天安门。全村人和尼莎一起站在天安门前,享受着阳光的照耀。

小村几百年来都过着平凡简单的生活,可是,尼莎去北京读书的事情却打乱了这里的安静,大家体味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感。他们像珍视一个成真的美梦般,向别处的人炫耀自己身边的传奇,全村人都体味着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幸福感。

为了理解他们的这种幸福,我们必须真心了解这里的人们的生活是何等艰辛。大自然如此刻薄于他们,不仅在泥土上堆满黄沙,连娇嫩淡绿的棉花叶上都要下上土。凄凉的沙漠周围,几乎看不到一点绿色。发源于冰川的河流,像血液一般珍贵,一点点被引入田地,才维持住绿洲上为数不多的人们最简单的生活。

现在,当肉孜尼莎的照片在村里传了好几圈后,每个人的满足感都增强了几分——村里最懒惰的男人出门赶巴扎时,都会在门槛上刮净自己的脚底。当他向别人讲述尼莎的故事时,感觉自己是体面的;所有的家长在晚餐时都用尼莎做教材,“北京”成了馕(“馕”,一种烤制的面饼,是维吾尔、哈萨克等民族的主食)和糊糊之外最重要的主食;那些背着书包走在路上的学生们,一路上都在谈他们最亲爱的姐姐。说她的眼睛特别黑,爱咳嗽,下雨天会关节疼。他们熟悉她、了解她,她就是他们中的一个,和他们组成一个紧密的整体。

世界上最好的老师

从家到霍热孜托格拉克村小学,要走半个小时。

尼莎上学的那个早晨,一切都很平静。炎热的沙漠逐渐降温,太阳虽然明亮,却已变得温和,9月的大地等着收获,吹到面颊上的风,有些发凉。当奇迹要发生的时候,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征兆。连尼莎妈妈也不认为拽着女儿的手,走向小学校时,有什么特别。

入秋以来,妈妈已经想了好久——尼莎不能再放羊了!哪怕是以后要放一辈子,也得要先去认几个字,学会加减法,长大了卖羊肉不亏本。还有,买买提·尼牙孜老师的那双鹰眼,已将全村的每个小孩都盯了一遍,知道谁就要七岁了。不等他上门催促,做母亲的,到了9月,赶忙带着孩子来到了学校门口。

和想象中穿白衬衣、戴眼镜完全不同,眼前这个黑黑的大汉,虽已有二十几年教龄,可和拾花、放羊的庄稼人没有丁点儿差别。尼莎还看到老师的裤腿上粘

着泥巴，说话沉闷，手掌粗大。

“学校怎么样？”傍晚，妈妈站在锅台上拉面，问帮着烧火的小学生。

“好得很……”女孩像是在背台词。

“都学了啥？”

女孩咧开嘴巴，露出牙齿。母亲不解。女孩晃着脑袋说：“牙、齿！”

这之后，小学生还学了天、地、人、太阳、月亮、加、减、乘、除……很快，妈妈就不再问她学了啥，感觉女儿的脑袋装的东西比自己还多。

小学共有三十多名学生，各个年级的课程都开着，数学、语文、体育、音乐……一样都不少。除了校长，全校只有六个老师，每个老师包一个班，负责这个班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全部课程。

那么，也就是说，买买提·尼牙孜是肉孜尼莎上小学时唯一的老师。面对这群小家伙，他像尽职尽责的庄稼汉侍弄田地般，一点不马虎——施肥、浇水、拔草、驱虫，每样活计都干得鞠躬尽瘁。这些小苗，得了阳光雨露后逐渐开化，懂得了巴结奉承，送给老师一顶高帽子，称他为“世界上最好的老师”，他也笑呵呵地接受了下来。



过了两年，妈妈动了心思，想让女儿回家放羊。话刚一出口，就被买买提·尼牙孜老师顶了回去：现在不学习，以后就是睁眼瞎啊。

上完六年级，很多同学不再继续升学，回了家。原本早就想让尼莎回家的妈妈，此刻却改变了主意，支持老师的建议，让尼莎去杭桂乡二中读初中。妈妈嘴上嘟囔着，

买买提·尼牙孜和学生
在一起

去吧去吧，心里却又十分担忧。

尼莎依旧会去拾棉花、放羊，和村里的其他孩子一模一样。然而，每次期末考试的第一名对妈妈来说，都是一种莫名的煎熬。她生出些许担忧，怕因自己的无知和狭隘，耽误了女儿的前程。

是尼莎的“专注”帮了她。她专注地放羊，专注地拾棉花，同样，专注地学习。她小小的身躯会自己发电、放光。是什么样的光，一下子穿透云雾，照耀到沙漠边这个普通女孩的身上，让她像是有个马达藏在身体里一样？当她凝望着老师提问时，像站在遥远的沙漠边向路人发出祈求，让人不能回避，更无法忽略，只有尽心解答，一丝不苟，才能对得起这份诚挚。

爸爸卖了一只羊，买了辆女式自行车，哥哥姐姐一边一个，扶着尼莎，用了一个暑假教会了她骑车。

开学的前两天，妈妈要和面打馕，尼莎也挽起袖子，往面里倒上盐水，将胳膊插进去揉起来。那些散开的面疙瘩黏成片，滚成团，从一个大面团上被揪了下来，擀成圆饼，四周隆起，中心凹陷，再用木柄钢针的扎花器扎出一圈碎花，撒上碎洋葱，拍进馕坑中。

一切都准备得那么充分，谁也没有想到，到杭桂乡二中只上了一天课，尼莎就想退学。

面对课文《开学第一天》，尼莎的嘴像上了锁的门，怎么都打不开。这些象形文字个个都像她的好朋友，有的甚至还拍打过她的肩膀，可现在，一转脸，个个都假装不认识她。她被老师托合提肉孜·拜迪点了名后站起来，一分钟、两分钟过去了，三分钟、四分钟之后，她还像株无言的胡杨。

当尼莎想要退学时，爸爸说，卖出去的羊再也回不来了！哥哥姐姐说，我们教你骑车的时间再也回不来了！妈妈说，你吃掉的馕再也回不来了！

女孩只好将干馕装进书包，骑上自行车，硬着头皮上学去。

慢慢地，尼莎发现，“世界上最好的老师”买买提·尼牙孜发音很不标准，不仅“事”“西”“之”“鸡”不分，几乎所有的汉字都被他发成一声，像剪了枝条的树木，没有任何起伏；至于声母、韵母、笔画之类，揉成一团就塞进了小学生的脑袋，一点没有消化。难怪开学第一天，尼莎无法读出一篇课文。

这一年的求学，让尼莎脸色蜡黄，身体单薄，妈妈看着心疼，连托合提肉孜老师都忍不住劝她，悠着点学，有的是时间。可尼莎在往嘴里塞馕的空当都不愿放下手中的书。清晨，田埂边露水湿重，尼莎走来走去背书，浑然不觉腿裤上已沾满泥沙。黄昏，为了节约电费一直站在院子里念书，直到太阳落山，天色浓黑。